

827.8048.2

兼士先生指正

楊家將故事考信錄

輔仁大學輔仁學誌第十三卷第一第二合期抽印本

余嘉錫

楊家將故事考信錄序

清代錢辛楣，學術極博，於書無所不窺，然甚惡小說，嘗作正俗篇，以爲小說專導人以惡，有覺世牖民之責者，宜焚而棄之，勿使流播。

見潛研堂文集卷十七

余以爲不然。漢書藝文志，稱小說家出於稗官，街談巷語道聽塗說者之所造。夫

街巷之閒，庶人之所聚集，其談說告語，所謂與人之誦也。人生而好善，豈有羣衆相聚，無一言及於忠孝，而專導人以惡者乎。故小說之當存與否，亦視其書何如耳。余賦性疏愚，不通人事，雅好讀書，時時作爲考證文字，偶有會心，輒欣然獨笑，自以爲得意，舉以告人，人或不解，而余讀書愈多，於世事益無所解，遂憤然不復與世接，由是杜門却掃，息交絕游者，七八年於茲矣。年老多病，心力日衰，向所讀書，悉屏去不觀，遂瀏覽小說以自娛。積習所在，又復弄筆有所評議，以爲藉通俗之書以達吾之所見，無非常異義可怪之論，迂闊遠於事情之說，特此問世，庶幾其許我乎。歲在乙卯，偶讀水滸傳，證之以李贄徐夢莘之書，知宋江爲張叔夜招降後，確曾從征方臘，擒其僞將相。其後徽宗大舉征遼，楊志實爲統制官，將選鋒軍以從。及高宗南渡，關勝守濟南，力戰不降，遂爲劉豫所殺，以盜賊而能出爲國用，故作者以忠義許之，彼豈導人以惡者哉。於是作宋江三十六人考實，凡十餘篇。然方臘但能弄兵潢池之中耳，非能亡人之國者，江雖有功，無足稱道，楊志征遼，以大敗歸，關勝雖能死節，然以裨將守一隅，於國無大利害。作者以此諷世，猶未足以作忠義之氣也。今年五月，無意中得楊家將通俗演義，日長無事，取而讀之，其文鄙俚，去水滸傳遠甚。然楊業祖孫三世，皆欲爲國取燕雲以除外患，其識乃高過趙普等，使當時能用其言，則金元無所憑藉以起，靖康之辱，祥興之禍，皆可以不作。且業有無敵之名，遼人望見旌旗輒引去，隱然

楊家將故事考信錄卷上

武陵余嘉錫季豫甫撰

故事起源第一

自教育不興，人多不識字，真能讀書者尤少。鄉曲陋儒，幾不知歷史爲何物。販夫走卒，織兒村婦之流，茶餘酒後，促膝抵掌，侈口而談史事，聽其所言，大率荒謬無稽，不出於小說，必出於戲劇，而以戲劇之所常演者爲尤多。良以讀小說者猶必略識幾字，粗解文義，始能口講指畫，固非盡人所能辦也。至於戲劇，本來自民間，自鄉村以至市鎮，必有神祠，祠之大者必有戲臺，凡民間之祈請報賽，必於此演劇，至於農民收穫之後，演戲酬神，輒於廣場掃地支棚，謂之草臺，召江湖班定期演唱，往往至十數日不止，遠近男婦，攜負兒女，聞風磨集，摩肩企踵，窮日夜不厭。咸同以後，北京之茶園盛興，外省亦起而仿效，人民持數十錢，即可聽戲一日，歸則逢人津津樂道，眉飛色舞，甚或戟指怒罵，皆劇中故事也。有解事者，或爲徵引史傳，正其謬誤，輒掉首不信。故戲劇之力，入人爲深。

胡應麟莊嶽委談卷下曰，今世俗搬演戲文，蓋元人雜劇之變，而元人雜劇之類戲文者，又金人詞說之變也。又曰，凡傳奇以戲文爲稱也，亡往而非戲也。故其事欲悠謬而無根也，其名欲顛倒而無實也，反是而求其當焉，非戲也。胡氏此說，可謂知戲矣。

今日崑弋皮黃諸戲劇之所搬演，其詞率庸夫俗子目不讀史者之所爲，大抵取材於小說及元人雜劇，或雜劇與小說互有之。如梁山泊諸劇，出於水滸傳，水滸傳爲羅貫中所作，姓名不見錄鬼簿，其人當在元末，或已入明。成錄

魂壽自序，題至順庚午，爲元文宗至順元年，其後三十七年而元亡。

其先已有高文秀等所撰黑旋風及其他梁山人物諸雜劇二十餘本，見錄鬼簿及也是園叢書目太和正音譜等書與水滸

傳或合或不合，而元雜劇之前，已有宣和遺事詞話，頗記宋江三十六人事，蓋采自南宋說書人所用話本，猶之三國諸劇，出於宋人之說三分也。吳自牧夢粱錄卷二曰，凡傀儡敷演烟粉靈怪鐵騎公案，史書歷代君臣將相故事，話本或講史，或作雜劇，更有弄影戲者，熟於擺布，立講無差，其話本與講史書頗同，大抵真假相半是也。由此觀之，凡元雜劇之所演，蓋皆脫胎於話本，特話本今不傳，遂莫知其所本耳。

話本既真假相半，及改爲雜劇，又復有所增損塗飾，然猶出於文人作者之手，事雖謬而文尙優。洎至明清好事之徒，更取宋元人所寫故事，撰爲通俗演義，編爲平民戲劇，以流俗人之所知，易其所不知，遂盡去其古典之詞，務求明白易曉而其實事乃愈變愈舛，去史傳之所紀載者益遠矣。陸放翁詩云，斜陽古柳趙家莊，負鼓盲翁正作場，死後是非誰管得，滿村聽唱蔡中郎。戲劇中故事與史不符，亦若此而已。

記曰，凡音者生人心者也，情動於中，故形於聲，聲成文謂之音。又曰，人生而靜，天之性也，感於物而動，性之欲也，物至知知，然後好惡形焉。是故時無論古今，樂之形於聲者必不遠於人情，發言有美刺，聞聲有喜怒，皆足以覘人情之所好惡焉。元之雜劇，今之戲曲，非卽當時之樂乎。聞其聲以辨其詞，考其作者之時與地，知其情之所以動，心之所由起，則其爲何所感而發昭昭矣。蔡中郎之盲詞演而爲傳奇，是非雖謬於史，而說者謂爲薄倖王四而作，見靜志居詩話然則盲詞俚曲，亦必有所爲而爲，患在後之人不知其本起，故聞其樂，不足以知其政耳。

今戲劇之所搬演，除東漢三國水滸說岳封神西游諸戲外，尤以演楊家將者爲多，大約無慮數十本，而四郎探母李陵碑紅羊洞諸劇，以爲譚派鬚生所常演，尤盛行一時，雖婦人孺子，無不知有老令公余太君楊六郎者。按其事蹟

，率無中生有，與宋史及續通鑑長編等書多不合。清代學者不讀雜書，莫知其所自出，遂雜引史傳以正之，如翟灝俞樾李慈銘諸家，其所考證有是有非，終不能得其根柢。戲劇雖小道，而欲窮其正變，辨其譌謬，非精思博采不爲功。考證之學，豈易言也哉。

余以爲楊業父子之名，在北宋本不甚著，今流俗之所傳說，必起於南渡之後。時經喪敗，民不聊生，恨胡虜之亂華，痛國恥之不復，追惟靖康之禍，始於徽宗之約金攻遼，開門揖盜。因念當太宗之時，國家強盛，僅能重用楊無敵以取燕雲，則女真蕞爾小夷，遠隔塞外，何敢侵陵上國。由是謳歌思慕，播在人口，而令公六郎父子之名，遂盛傳於民間。吾意當時必有評話小說之流，敷演楊家將故事，如講史家之所謂話本者。蓋凡一事之傳，其初尙不甚失實，傳之既久，經無數人之增改演變，始愈傳而愈失其真。使南宋之時，無此類話本，則元明人之詞曲小說，不應荒謬鄙俚，至於如此也。

宋元人評話，傳者甚少，永樂大典所收數十部，

紀昀閱微草堂筆記卷十六自註云，優人演說故事，謂之平話，永樂大典所收尚數十部，案永樂大典目錄去聲十六禮話字韻，載第一萬七千六百三十六，至一萬七千六百六十一，凡二十六卷，皆評話，蓋即紀文達所謂數十部，惜不載其細目。今已不存，

北平圖書館館刊第八卷第一號，有袁同有無楊家將故事不可知。宋末謝維新合璧事類後集卷六十三云，真宗時楊畋，字延昭，爲防禦使，屢有邊功，天下稱爲楊無敵，夷虜皆畫其象而事之。

元富大用事類聚外集卷五略同，未多云以禦鬼疾五字。按畋，字樂道，保靜軍節度使重勛之曾孫，進士及第，嘗平湖南獠人之亂，奉使契丹，以曾伯祖業嘗陷虜，辭不行，官至龍圖閣直學士，知諫院，卒，贈右諫議大夫，事詳宋史

卷三本傳及續通鑑長編。畋乃業之姪曾孫，延昭之族孫，雖以文人立邊功，然未嘗官防禦使。楊無敵乃楊業之號，於延昭無與。維新將三人之事互混爲一

，是真街談巷議目不覩國史者之所爲。疑由評話家隨意捏合，不求甚解，以至如此。維新陋儒，遂采用之耳。若吾

言不謬，則當南宋之末，楊家將故事，必已徧傳民間矣。

宋末元初人徐大焯作燼餘錄，其甲編曰，興國五年，太宗莫州之敗，賴楊業扈駕，得脫險難。業，太原人，世稱楊令公，仕北漢建雄軍節度使，隨劉繼元降，授右衛大將軍，代州刺史。先是帝出長垣關，敗契丹於關南，旋移軍大名，進戰莫州，遂爲契丹所困。楊業及諸子奮死救駕，始得脫歸大名，密封褒諭，賜賚駢蕃云云。以下與宋史楊業傳同，故不錄。

按宋太宗伐契丹，敗於幽州，非莫州也，事見宋史卷四太宗本紀及續通鑑長編，卷二然紀叙極不詳。至楊業父子救駕，則絕不見他書，獨元雜劇及今小說有之耳。蓋官書之所諱言，流傳於故老之口，其事容或有之，未必純出於捏造。大焯又言業長子名淵平，四子名延朗，七子名延嗣，延昭子名宗保，世稱楊家將，則但與小說合，與宋史及雜劇皆不同，此必當時之楊家將評話如此。惜乎其書已佚，不可復見也。

評話既不可見，所可見者元雜劇而已。臧懋循元曲選丁集上，有謝金吾詐拆清風府一本，戊集下有昊天塔孟良盜骨一本，也是園元明孤本雜劇第二十二冊，有八大王開詔救忠臣，焦光贊活拏蕭天祐，楊六郎調兵破天陣各一本，皆不題撰人名氏。考鍾嗣成錄鬼簿卷下，著錄方今才人相知者所編樂府，中有朱凱撰孟良盜骨殖，王仲元撰私下三關各一本。王國維宋元戲曲考，歷舉今存元劇目錄，以元曲選之昊天塔，爲即朱凱所作，蓋是也。而私下三關乃不著於錄。余案謝金吾劇中有六郎白云，我要私下三關，探望母親，走一遭去，其篇末題目正名云，楊六使私下瓦橋關，謝金吾詐拆清風府。然則王仲元所撰之私下三關，與謝金吾劇同實而異名，王氏未之詳考耳。

此五劇之所演，雖非楊家將之全，而大體已具，今即其詞以考其意，如謝金吾劇第四折清江引云，謝得當今聖明主，不受姦臣悞，把清風樓重建一層來，着楊六郎元鎮三關去，直把宋江山扶持到萬萬古。按鍾嗣成錄鬼簿，成

於至順庚午，自言與王仲元交有年，當仲元作此劇時，宋已亡，元人混一中國已久，而欲扶持宋之江山，至於萬萬世，此何爲者耶。豈非因宋屢敗於金元，疆場日蹙，以至於亡，追思守邊之臣，若盡如楊六郎，則四方守禦，固如金湯，宋可不亡耶。昊天塔劇第一折，令公唱云，你若是和番家忘了戴天簪，可不俺望鄉臺枉做了還家夢。又云，須念着父子每情重，休使俺幽魂愁殺這煙堽王宮。第四折楊和尚唱云，傷也麼情，枉把這幽魂陷虜城。按楊業骨殖懸於昊天寺塔上，本無其事。辯詳第四篇劇中立言所以如此者，疑指楊髯發陵事言之也。初，徽欽二帝葬五國城，高宗

祈請於金人，迎梓宮歸葬。宋末臨安既破，元江南釋教總統楊璉真伽發宋諸陵，徽欽梓宮內空無一物，只得朽木一段，及木燈檠一枚而已。蓋二帝遺骸，飄流沙漠，初未嘗還，見周密癸辛雜識後集。陶宗儀輟耕錄卷四記密說略有不同。畢沅續通鑑卷百八十四考異據金史以爲欽宗之柩終於不返，駁密所記爲疎舛。

其事在至元戊寅，下距嗣成作錄鬼簿時，不過五十年。作此劇之朱凱，即爲錄鬼簿作序者，蓋嘗聞其事而悲之，故託於孟良盜骨殖以寫其意，欲以激厲天下之臣子，毋忘不共戴天之讐，非爲楊氏作也。

也是園藏本所存楊家將諸劇，雖不題名氏，觀其風度，實元人所作。如開詔救忠臣劇第二折，令公白云，見如今邊關上，都是這亂臣賊子，倒惹的侵犯大邦也。六郎唱云，見如今邊關鬧吵，賊情傳報。令公白云，某殺他個拱手而降。六郎唱云，我直教那番兵納禮拱皇朝。活拏蕭天佑劇第四折川撥棹云，你今日犯邊疆，統賊兵，起戰場，擺列着戈戟刀鎗，英勇兒郎，改不了醜虜腥羶氣象，撥妖氛，有甚強。破天陣第四折滾繡毯云，也則是託賴着聖明君，百靈助，濟天福大，方顯俺大將軍，用機謀，施展我這雄才，我則待播清風着萬古揚，留名譽在青史載，俺只願的社稷安寧，我保山河永泰。諸劇詞氣不平如此，必宋遺民之所作也。當是時，國已亡，天下之人已爲俘虜，而猶追恨姦臣，痛詈醜虜，願保山河社稷。幸而此言發於元時，韃酋不甚通文字，無過而問者。使發於清雍正之世，

必援赤族之禍，縱幸而不死，亦必不免給披甲人爲奴矣。元人敢形之於言，後之人則不敢言而敢怒，中國雖敗亡，而人心終不屈服於強敵，無古今一也。

元人恃其兵力以征服中國，得其地得其人而不能得其心，戲劇所表演者如此，民之蓄怒深矣。書曰，時日曷喪，予及女僭亡，民欲與之僭亡，故崖山破後，不九十年而天下大亂，遂魚爛土崩而不可救。明太祖興，卒驅其僭於關外，人心大快，作爲詩文，莫不醜詆胡元。閭里之間，沿勝國之遺風，猶喜說楊家將故事。試觀明人著述，如宋濂楊氏家傳，稱楊業爲宋贈太師中書令，而以延朗之子爲充廣，宋學士文集卷三十一王世貞宛委餘編，卷六引市巷俚歌謂延昭子名宗保，宗保之子乃名文廣，顧炎武天下郡國利病書，載地名楊六郎寨孟良寨之類者凡數處，見第七册其他山經地志，似此者尤多，流傳之廣可知也。好事之徒，遂依據元劇，加之傳會，編爲演義，蓋欲以供說書人登場之用，猶之宋人評話云爾。

此類演義，不知幾家。余所見者凡二本，甲本題新鐫楊家府世代忠勇演義志傳，凡八卷五十七回，無第幾回字始宋太祖受禪登基，終懷玉舉家上太行。演義以懷玉爲文廣子稱秦淮墨客校閱烟波釣叟參訂，皆不知何人。首有萬曆丙午秦淮墨客序，自言於斯傳三致慨焉，則非其所撰著，殆因舊本校閱之而已。此本假之孫君楷第。

乙本封面題繡像南北宋志傳，分爲前後集，每集皆十卷五十回，自爲起訖。前集題新鐫玉茗堂批點按鑑參補繡像南宋志傳，研石山樵訂正，織里畸人校閱。自第一回童節度應識興王，璋石敬瑭發兵征蜀起，至第五十回宋祖賜宴待劉鋹，曹彬誓衆定江南止，有序一篇，稱織里畸人書於玉茗堂。後集題新鐫玉茗堂批點按鑑參補北宋楊家將傳，卷一無北宋二字，此訂正校閱人與前集同。自第一回北漢主屏逐忠臣，謂呼延贊呼延贊激烈報讎起，至第五十回楊宗保平定西

夏，十二婦得勝回朝止，亦有一序，末署萬曆戊午中秋日，玉茗主人題。雖分兩集而叙事前後相貫，實一書也。

此本余購得之今歸輔仁圖書館。

其前集序曰，史載有天下之事，傳志之所言，布衣之行也。然鑿譏採奇，奇聞乃隱，馮臆創異，異政

未傳，此亦葉公之好，非真龍也。其言於此書深致不滿。後集序曰，北宋太祖既沒，神武遂微，志傳所言，則盡楊氏之事，史鑑俱不載，豈其無關政紀，近於稗官曲說乎。宋史顯著楊業偉績，獨其一家兄弟妻妹之事，存而弗論，作傳者特於此暢言之云云。此字不見玉茗堂全集，不知是湯顯祖所作否。於楊家將傳，亦頗著微詞，知其所據皆前人舊本而非作序者之所爲也。

特其書究出於何時，成於何人之手，終不可知耳。

是書前集起於唐明宗天成元年石敬瑭出身，至宋太祖平定諸國止，見後集卷首幾乎包羅五代，但闕朱梁及唐莊宗二

十一年之事耳，而名爲南宋志傳，絕不可解。作者雖非通人，亦不應荒謬至此。及取其書細審之，凡每卷大題及逐葉書口之南宋字，皆與上下文大小不一律，即序末玉茗堂三字亦特大。復讀其序有曰，史載宋太祖行事，類多儒行翩翩，五代以來誼主，及攢五代傳志，於正史乃不盡符云云。不覺恍然大悟。蓋此書舊版本作五代志傳，爲盲目書賈所得，不審五代爲何時，遂剗改爲南宋字，以與北宋志傳相配，而不知其不可通。織里畸人自稱書於某地，亦改爲玉茗堂，欲與後集之序，并託湯顯祖之名以行。無知妄作，一至於此，可謂心勞日拙者矣。

元雜劇之前必先有話本，前已言之。今所傳三國志演義，忠義水滸傳，蓋即元之評話也。話本之體，本自真假相半，故章學誠嘗謂三國演義，七分實事，三分虛構，見黃氏讀書外編丙辰都記楊家將演義，是否明人就元之評話所改造，何

者錄自元本，何者爲所增入，皆不可知。但以楊家將事不如三國之多，故僅有三分實事，七分純出於虛構。其人文學遠不如羅貫中，故其運用史傳，不能融會貫通，憑空構造，不能切合情理。元雜劇中之事，此兩本皆有之，而鄙

俚又甚焉。自大破天門陣以下，天門陣事楊家府演義在卷四，北宋志傳名南天陣在卷七。牛鬼蛇神，無理取鬧，閱之令人作三日惡，其詞句雖頗明順，然文言與白話並用，亦復雅俗不侔，固當等之自郤，不欲多所論列。惟今之楊家將戲劇，十九出於此書，嘗以兩本比較，似同出一源。但甲本叙事，自楊業起，至楊懷玉止，皆楊氏一家之事。乙本前集自石敬瑭起，純叙國事，後集始及楊家，為不同耳。

乙本前集本名五代志傳，乃去朱梁一代及後唐初年之事，突自石敬瑭叙起，其故何也，且何以與後集楊家將事聯合為一耶。非以敬瑭割燕雲十六州以與契丹，開中國無窮之禍，其後靖康之亂，崖山之亡，胥種因於此，故痛恨敬瑭，追思楊業父子不置也耶。其中大事，皆以詩為論斷。第一回詩云，中原離黍亦堪悲，妖孽縱橫社稷危，不過數年緣借助，北胡南指入京畿。第五回詩云，底事遲疑惱石郎，甘臣胡虜滅天常，潞王未返懷州駕，無奈天心屬晉陽。又云，君國子民天所命，石郎甘忍事腥羶，中原割與從夷狄，魚肉生靈四百年。第八回詩云，堂堂中國忽臣夷，屈節卑辭失遠口，缺不出半年宗社絕，看將遺事亦堪悲。第十一回詩云，紛紛五季幾春秋，屈事強胡不自羞，痛恨智疎傾晉社，罪名未易記牙籌。其詞皆中春秋之義，嚴夷夏之防，尤以第五回第二篇為最軒豁呈露，所以歸罪敬瑭者深矣。以與吾後篇所舉劉因郝經之詩較，若出一口，則楊家將之原本，必出自元人評語無疑也。夫戲劇演義，曠瞽倡優之所熟習，平民之所樂觀，不足登大雅之堂者也，而其拳拳君國之心乃如此，孰謂忠愛之義，獨存於高文典冊之中也耶。彼夫士大夫自名知義理，一旦軍敗國危，遂反顏事讎，嵩呼舞蹈於酋長之前，為之歌功頌德而不之恥，則誠曠瞽倡優之不若也，悲夫。

流傳因果第二

宋元人紀傳編年之書，凡紀楊氏事者，大抵本之國史實錄，今太宗實錄存十二卷，中多殘缺，故無楊業事。故文有詳略而其辭皆同。其他雜史傳記雖夥，幾無一字及之者，卽詩文題詠，亦止有劉敞蘇轍過楊無敵祠二詩耳。後見蓋宋人懲於唐五代藩鎮之禍，又以太祖自殿前都點檢爲天子，遂動色相戒，深忌武臣，僅一狄青起行伍，至大位，功名稍盛，韓琦卽務摧抑之，歐陽修劉敞亦以爲慮。其重文輕武若斯，國家之所以積弱以至於亡，未必不由於此。況楊業及延朗，雖負重名，未嘗杖鉞專征，功績不甚煒赫。其不爲士大夫所稱道，亦固其所。

雖然，此特文人之見耳，至於庶民之好惡，則殊不然。苟有人能爲之滅賊殺敵，則仰之如天神，親之若父母，惟恐其不尊且安也。故狄青爲樞密使時，京城小民聞青驍貴，相與推說詠其材武，每出入輒聚觀之，至壅路不得行，見續通鑑長編卷一百八十三士卒亦指目以相矜誇，見宋史卷二百九十狄青傳其爲人所企慕如此。金院本中卽有說狄青一本，見續通鑑長編卷一百八十三元雜劇又有狄青撲馬，見錄狄青復奪衣襖車，見也是各一本，而五虎平西小說，至今猶盛行，其端蓋起於宋時。從來士大夫之議論，與流俗不相合，往往如此。士大夫未必是，流俗未必非也。

及至南北宋之交，女真人寇，盜賊蠭起，生民之禍亟矣，殺其父兄，係累其子弟，燬其廬墓，掠其衣食，轉徙流離，置身無所。幸而中興諸將，櫛風沐雨，出生入死，破金人，平流寇，振斯民於水火而登之衽席，其中以岳飛之功爲尤高，雖婦人孺子，無不知有岳家軍者。洎秦檜害飛而天下之心爲之不平，說岳之傳，殆卽萌芽於此。元雜劇亦遂有宋大將岳飛精忠，見也是及秦太師東窗事犯，錄鬼簿有孔文卿金仁傑所撰雜劇各一本，永樂大典目錄卷一萬三千九百七十九，又有無名氏秦太師東窗事犯戲文。蓋因四方之

不守而思猛士，且追源猾夏之始，遺恨失於滅遼，於是楊氏父子，亦盛爲人所稱說。宋寶祐時謝維新作合璧事類，殺楊延昭事，譌其名爲楊敗，且以其父無敵之名屬之延昭，與元雜劇雖異而妄同。維新之書頗不苟，此條乃荒謬至此，知必采自俚俗傳聞而非出於故書雅記也。案是時元兵方入寇，淮西四川，皆爲所陷，楊家將故事之盛行，蓋由於此。然則吾謂其說起於人心之思宋，不旣信矣乎。

難者曰，記云，雖善無徵，無徵不信，不信民弗從。子言宋亡之後，人心因仇金元而追恨契丹，想當然耳。於文獻有徵乎。曰，惡在其無徵也。吾嘗讀宋以後人之書矣。通鑑後晉紀卷二百八十一曰，石敬瑭遣間使求救於契丹，約事

撻之日，割盧龍一道及雁門關以北諸州與之，契丹主大喜，白其母曰，兒比夢石郎遣使來，今果然，此天意也。胡

三省註曰，自是之後，遼滅晉，金破宋，

此下刻本闕十六字

今之疆理，西越益寧，南盡交廣，至于海外，皆石敬瑭捐割關隘

以啓之也，其果天意乎。身之書成於元，其所謂今，指元言之也。西越益寧，南盡交廣者，謂滅宋而有之也。王應

麟通鑑地理通釋

卷十四

石晉十六州攷曰，周世宗取瀛莫二州而十四州終淪於異域，藝祖出幽燕圖示趙普，普以爲其

難在守。宣和姦臣與女真夾攻，得燕山雲中空城，而故都禾黍，中夏塗炭矣。易帥之上六曰，小人勿用，必亂邦也，余爲之感慨而通釋終焉。通釋自序題上章執徐者，至元十七年庚辰，卽宋亡於崖山之明年也。語雖不及元而意與身之同，此非以宋之亡推本於石晉之賂遼歟。

難者曰，身之伯厚，雖終於元，然皆宋之遺老抱西山之節者也，其言如此，旣聞命矣。敢問元人之書，亦有徵乎。曰有之。趙江漢雖生於身之伯厚之前，而以身已入北，元史有傳，世固以爲元人也。其再渡白溝詩云，瘦馬柴車出白溝，河山依舊繞神州，都將百萬生降戶，換得將軍定遠侯，

元史選癸集中

白溝爲遼宋分界之處，言宋之疆土雖蹙而

宗社如故也。江漢先生名復，德安人。元太宗伐宋，以德安嘗逆戰，俘戮其民數十萬，姚樞即軍中求儒生，復在其中，強之使北。見元史卷一百八十九儒學傳此詩必入北後過白溝所作。百萬生降戶，指同時被俘者。是亦以元之侵掠中國，歸咎於遼

也。劉靜修因有渡白溝古詩云，只知南北限長江，誰割鴻溝來此處。三關南下望風雲，萬里長風見高舉。萊公灑落近

雄才，顯德千年亦英主。十年鐵硯自庸奴，五載兒皇安足數。當時一失榆關路，便覺燕雲非我土。又云，漁陽鼙鼓

鳴地中，鷓鴣飛滿梁園樹。黃雲白草西樓暮，木葉山頭幾風雨。只應漢漢黃龍府，比似愁悶愁更苦。全篇見後郝伯常經

有登昊天寺寶嚴塔詩云，燕雲割山河，神州疆理蹙，稱臣又呼父，萬古天王辱。陵川集卷三，此詩前後皆寫景語，故不錄其全篇。又白溝行云，

易水南邊是白溝，北人爲界海東頭，石郎作帝從珂敗，便割燕雲十六州，世宗恰得關南死，點檢陳橋作天子。漢兒

不復見中原，當日禍基元在此。又云，孫男北渡不敢看，道君一去何時還。誰知二百年冤孽，移在江南蜀漢間。又

入燕行云，何如石晉割燕雲，呼人作父爲人臣，偷生一時快一己，遂使王氣南北分。天王幾度作降虜，禍亂滾滾開

其源。以上二詩，全篇皆見後。此數詩皆以靖康北狩之禍，歸罪石敬瑭。伯常所謂二百年冤孽移在江南者，明明指出宋元之釁，

啓於宋人約元攻金以報二帝之冤，自熙寧至元憲宗時，不過一百二十餘年，云二百年，舉成數也。後乃收盟失和，遂至兵連禍結也。其詞皆激昂慷慨，直

瀉胸中所欲言，非復尋常弔古而已。靜修又有白溝七律云，寶符藏山自可攻，兒孫誰是出羣雄，幽燕不照中天月，

豐沛空歌海內風。趙普元無四方志，澶淵堪笑百年功。白溝移向江淮去，止罪宜和恐未公。影元本靜修文集卷十，公原作平，據元詩選甲集改。

寶符藏山者，謂宋太祖嘗置封樁庫，積金帛以謀取幽薊，會晏駕不果，見續通鑑長編卷十九。故用趙簡子藏符常山事。見史記趙世家以比

之，惜其子孫孱弱，不克繼承先志。太祖雖欲取燕而趙普力諫以爲不可。澶淵親征，號稱奇功，止是增歲幣以就和

，不能大有所爲。結句則但責高宗之棄中原，不以宣和海上之盟爲非也。夫趙普之諫取燕雲，真宗之與遼盟誓，宋

人之所鑒稱也。結女真蒙古以攻遼金，又論者之所深罪也。而靜修之言如此，則以身居異代，無利害之見擾其中，故能深究終始耳。已則不能自強，縱不與之借兵，彼既滅遼取金而與我爲鄰，能保其不荐食上國乎。若謂敵不可啓，寇不可玩，則唐嘗用回紇吐蕃之兵以滅賊而無後患，無他，國猶有人故也。宋之亡不亡，不繫乎借兵與否亦明矣。伯常惜山陵行云，五國興王兵一旅，並滅兩家都一鼓。燕雲忽使遼作金，汴洛遽令齊代楚。乾坤入手肯與人，根本未牢難遂取。漢人且使漢人看，一旦不須煩再舉。全篇見後此雖詠金事而實陳古以刺今。元之不滅宋不止，夫固知之矣，後之力說世祖與宋和，身爲之使，不過欲少延中國數年之命以待其有爲耳，豈真以爲可以弭兵耶。夫靜修伯常，其祖父皆金之人，身又仕元，而乃係心中國，深恨宋之不能取燕雲，況宋之遺民，抱亡國之痛，未嘗食元之祿者乎。目觀君父之讎，肆然而爲帝，行其虐政於天下，忍之則不可，言之則不敢，宜乎發憤於楊六郎岳武穆，抵掌而談，眉飛色舞以舒其抑鬱不平之氣，觀元雜劇可以知之矣。充此志也，山可移，海可填，日可復中，曾不百年而朱氏興，遂驅胡元，復禹域，此豈一手一足之烈哉，正賴國亡而人心不死，有以致之耳。楊家將事雖雜劇小說，先民之志節，立國之精神存焉，何可非也。

難者曰，趙江漢，宋人也，被俘居燕，非其本心，世祖伐宋，欲使爲導，對以不願引他人以伐父母之國，故終不仕元。見元史卷一百八十九本傳衡以陶潛稱晉之例，則江漢不得爲元人，其怨元而譏之也固宜。靜修伯常，元之臣子也，亦爲此言，其可乎。曰，靜修，江漢之門人也，悅程朱之道，盡心焉，雖嘗出仕，未幾即辭歸，再徵不復起。蘇天爵言王師伐宋，先生作渡江賦以哀之。目滋溪文集卷八靜修墓表余嘗讀其賦，力陳宋之不可伐，因以託諷，蓋以宋爲正朔所在，心係乎宋，故不願其亡。首言郝翰林奉使南朝，九年不還，續文獻公集卷五考之於史，宋度宗咸淳四年也。其時襄樊未失，

勝負之數未可知，何哀之有。全謝山力言其哀金過於哀宋，

見續通志外傳卷三十三書漢江賦後

吾以爲不然。其哀金也，特以先世嘗仕

金，不能無興亡之感耳，豈有學爲程朱而不明夷夏之防者乎。若夫郝伯常，亦江漢之徒也，

宋元學案卷九十一以伯常爲江漢學侶

其學深

於春秋。春秋之義，黜吳楚而內中國，尊王室，大一統，伯常講之熟矣。其所以出而仕元，則見於所作時務篇。其

言曰，堯舜而下，三代而已矣，三代而下，二漢而已矣，二漢之亡，天地無正氣，天下無全才，及于晉氏，夷狄兵爭，中國遂亡，已矣乎，吾民遂不霑三代二漢之澤矣乎。雖然，中國而既亡矣，苟有善者，與之可也，從之可也。

故苻秦三十年而中國稱治，元魏數世而四海幾平。嗚呼，後世有三代二漢之地與民，而不能爲苻秦元魏之治者，

悲夫。

見陵川文集卷十九

其前之所言，春秋之義也。後之所言，急於出仕，託於經世行道，不得已之權詞耳。然謂不能爲苻秦

元魏之治，則其心未嘗與元也。故力說忽必烈毋攻宋，而諷之以請俟後圖。其後宋人拘之十六年，幾不得脫而後失望焉，然猶改修三國志爲續後漢，書尊蜀爲正統，以示不與金元。二子之心，天下人之心也。蓋自有元之極盛以及其衰，始終爲民所不與，故靜修伯常之詩作乎上，雜劇小說之文成乎下。觀乎二子委曲以致其義，雜劇小說，詭譎以達其情，此春秋之教，所爲百萬世而不敝者也。彼夫趙孟頫留夢炎之徒，食宋之祿而背之，闔然自媚於元以取富貴，獨何心乎。

難者曰，是皆然矣。敢問楊家將事，除雜劇外，元人之言亦有可徵乎。曰，伯常固言之矣。其趙簡子廟記曰，

至宋有國，趙之自出，而宜祖則保州人，其上世陵寢皆在州城之東。及與契丹疆白溝，而保州宿重兵，楊延朗諸將控扼西山而滿城爲襟喉。

見陵川集卷二十五

伯常固嘗居保，此必觀其遺跡，訪問故老而得之口講指畫者。不然，伯常雖熟於

史，何以於久不見稱道之人而忽登之簡牘乎。況乎有徐大焯之燼餘錄在，明出楊家將之名，其所紀叙，亦多與小說

合。由是觀之，楊家將故事之流行也久矣，雜劇因而成之耳。難者乃默爾而退，不復有言。

附錄 前所引靜修詩伯棠詩多刪節，今錄其全篇，其他詩有相發明者，亦並載焉。

劉因靜修詩集 予所取靜修詩，與謝山頗不同，觀此則靜修之本志可見矣，其渡江賦文繁不錄。

白馬

白馬誰家子，翩翩秋隼飛。袖中老蛟鳴，走擊秦會之。事去欲留名，自言臣姓施。二十從軍行，三十始來歸。矯首望八荒，功業無可爲。將身弭大患，報效或在茲。豈不知非分，常恐負所期，非于復讎怨，不爲酬恩私。偉哉八尺軀，膽志世所希。惜此博浪氣，不遇黃石師。代天出威福，國柄誰當持，匹夫赫斯怒，時事亦堪悲。

一卷

案此詠施全刺秦檜事。

渡白溝

東北天高連海嶼，太行蟠蟠如怒虎。一聲霜鷹界河秋，感慨孤懷幾千古。只知南北限長江，誰割鴻溝來此處。三關南下望風雲，萬里長風見高舉。萊公灑落近雄才，顯德千年亦英主。謀臣史臣強解事，枉著渠頭汙吾鼓，十年鐵硯自庸奴，五載兒皇安足數。當時一失榆關路，便覺燕雲非我土。檄，原作渝，燕，原作煙，依元詩選甲集改。更從晚唐望沙陀，自此橫流穿一縷。誰知江北杜鵑來，正見海東青鳥去，漁陽撾鼓鳴地中，鷓鴣飛滿梁園樹，黃雲白草西樓暮，木葉山頭幾風雨。只應漠漠黃龍府，比似愁悶愁更苦。天教遺孽說向人，凍雨頑雲結淒楚，古稱幽燕多義烈，嗚咽泉聲瀉餘怒。仰天人笑東風來，雲放殘陽指歸渡。

案謀臣二句謂桑維翰爲石敬瑭畫策，五代史歸美晉君臣皆昧於大義，蓋誅絕之罪也。

白鴈行

北風初起易水寒，北風再起吹江干，北風三吹白鴈來，寒氣直薄朱崖山，乾坤噫氣三百年，一風掃地無留殘，萬里江湖想瀟灑，佇看春水鴈來還。五卷

案此因伯顏率師滅宋，有感而作也。王惲玉堂嘉話卷四云，宋末下時，江南謠云，江南若破，百鴈來過，當時莫喻其意。及宋亡，蓋知指丞相伯顏也。此作白鴈，疑當時之語本如此，傳者訛作百鴈耳。北風以喻元，初起謂滅金，再起謂侵宋，三吹則破崖山矣。語意以慨歎出之，非局外人不關痛癢者所能道也。

過東安趙宋先塋

五季風煙慘畫靈，渠兒有志亦雄哉，累朝禪策皆虛器，千古黃袍又厲階，文物漢唐今已盡，史編南北更堪哀，荒墳一品知何處，猶遺石麟草半埋。九卷

案長編卷四十七云，保州保塞縣豐歸鄉東安村，乃宣祖舊里也。則東安乃村名。太祖之父弘殷，追諡宣祖。此詩蓋悼宋之亡而作。腹聯言五季之後，惟有宋一代，足以媲美漢唐，惜其國亡而文物與之俱盡。時方議分修三史，靜修蓋不以爲然，與楊鐵崖正統辯同意，楊文見輟耕錄卷三。

登武遂北城

神州英氣鬱高寒，臂斷爭教不再連，千古傷心有開運，幾人臨死問幽燕。平生臥榻今如此，百萬私錢亦可憐，咫尺白溝已南北，區區銅馬爲誰堅。上同

案此亦追恨石晉之賂遼。開運，出帝年號，言帝爲遼所虜。五六兩句皆宋太祖事，惜其取燕之未成也。